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一百十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二

答蔡季通



所喻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輒破之故不敢承命亦為賢者慮之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斬絕毋以此等為愧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更為月攘之計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而曾中之浩然者無所不慊而日充矣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為虛語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習世俗常情其實懼焉三復來書竊意方當落筆之時天下之義理皆小而此事獨大也不然何其與平日講論之言殊不相似也以左右之高明區區常竊愛慕深不欲其如此故竭底蘊幸熟察而深思之則不惟某之幸實朋友之幸吾道之幸也昨日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為之掩卷太息以為天理人慾之間毫釐一差其為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今日晨卧未起得昨日成刻所貽書於此心復有感戚焉姑遣來人草草奉報蓋所欲言猶有未及究者千萬察之

公濟所舉似皆古人語蓋是其入處耳王通贊  
必是康節所爲向以爲明道之文悞矣若明道  
須別有判斷不止如此也林氏見思之說昔所  
未見它日携來恐更有合入別錄者耳師說才  
字似作方字爲是此類尚多今亦未暇細考耳  
樂說甚分明前日因希聖書嘗附幅帑奉扣通  
典子聲之說不知如何不能布筭無以見五聲  
損益與此此四律同異如何也陳圖亦未曉來  
喻須面論乃寃耳薛說固未知其如何然觀古  
人布陳筭張翼舒等說不一似亦與今人不相  
遠但其分合出入竒正相生之變自在主將一  
時心術之妙計亦非圖書所能傳耳綱目竟無  
心力整頓得恐爲棄井矣韜仲相聚想互有滋  
益近日章句集注四書却看得一過其間多所  
是正深懼向來日用之䟽略也

別後兩日稍得觀書之所欲論者幸會期不遠  
此只八九間下寒泉十一二間定望臨顧也  
易欲如此寫一本彼有後生曉文理者令寫過  
只六十四卦亦得覺得如此儘好看此亦綱目  
中生出也

律管分數甚荷見示自疑不能皆全分也前日  
所看圖子如可傳頌錄一通見寄雖無心力亦  
欲略知大槩也祭儀深衣納去錄畢却示及也  
大學改處他日面呈權量所未學豈敢輕議但  
以累寸計之范說恐非是耳更告熟考之也  
律說幸早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  
非面莫扣爲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  
才到即賓客滿坐說話不成不如只夾山間却  
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歷法恐亦只可  
畧論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  
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

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閑話  
而已亦緣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它時須共議條  
約乃可久遠往來耳律書緩寫不妨歷法莫亦  
可草定一梗槩否若用先天分數不知日月五  
星之屬遲速進退皆可於此取齊否若得此二  
書成亦不爲無補於世也某今歸山間懶未欲  
出意欲後月末間一到雲谷度暑未知果能動  
否恐不能動即奉約一來家中相聚數日殊勝  
它處惹客生事也

程集近復借得蜀本初恐有所是正然看一兩處乃是長沙初刊時印本流傳誤人如此可恨今謾納去試爲勘一過有不同處只以希齋糊帖出或恐有可取也蓋陳明仲云亦嘗校定耳近看遺書目錄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爲用而不已焉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默契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伯諫相見懸知必論此事但向來攻之未嘗不

屈喻之未嘗不稱善而終爲陷溺不能自解免恐所謂亦甚然之者亦未可保近覺與此一等朋友說話殊敗人意思不如緘口內脩之爲愈也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說話也金聲玉振之說皆未盡孟子解看得兩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不知彼有後生醉讀曉文理快筆札者否俟某復來此倩得一兩人來章

寫出一本大家商量為佳倉司程書已了有一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

綱目有疑無問大小告便筆之但未知何日可會議耳

律尺之喻不謂蜀公差誤乃爾成書幸早見示程文三器圖中引宋景文說不知見於何書說李照黃鍾乃南呂倍聲即是倍平之法前輩已用之不知與今所論者有相犯處否也五代會要納去看畢并前所携去文字示及為幸

昨日已到芹溪今日略走寒泉晚即還此治淵源言行錄等書意欲老兄一來相聚旬日伯諫之意亦然綱目草冊併告帶來有餘力便欲下手刊脩也

歐公疑周禮說荷錄示荆公必嘗親見其說但今集中無所見只有策問一二條亦畧見不能無疑之意耳新史是紹聖所作荆公既有此語史官自是不敢不書也華詞固無益然專貴吏材而不及行義乃當時之深蔽也時論又大變旦夕必見及其兆已見矣星經參同甚願早見之只恐竄謫不得共講評耳

參同契尚多誤字可早作者異示及納甲之說  
屯蒙皆用上下卦初爻何耶穎傳云其先明視  
佐禹治東方吐養萬物又云吾子孫當吐而生  
恐兔之得名以吐之故但吐養云云未知所出  
耳昨看周禮磬氏疏中引案樂云磬前長三律  
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不知所謂樂者是  
何書亦告批喻

石磬聞平江不難得欲託人作小者數枚但不  
能得合新律幸為思之合用幾枚其長短厚薄  
之度如何幸悉批喻也

丹經甚煩懣正然亦尚有一二處可疑當俟面  
請磬說更無可疑幸少黜先入之言而以公共  
之心度之則知鄙意之不繆如周髀經雖區區  
所未讀然試以前書所論勾股兩弦之說考之  
恐賢者未免錯解古經也使還奉報草草已與  
諸友約開正同登西山矣

猿鶴事更煩一哥兄弟子細為檢

所云雜書不知是何書

又韓詩挈提陬維其義云何上文角根既是辰  
卯則此當為寅位孟陬東之維不知是否

是總言四維也



兔者吐生光昨日閑思此語忽記毛穎傳有吐  
養萬物有功之句意此等語必先有出處故二  
書各用之耳或知其說幸以見教十二相屬起  
於何時首見何書亦望并及之也

諸說荷垂示但本草亦止說吐生而不言其得  
名之自此也相屬之說若以北八宿之象言之  
則唯龍與牛爲合而它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  
而反居寅鷄爲鳥屬而反居酉則又舛之甚者  
今亦未敢論此只欲見得本來出處更望詳考  
見報也

通典中說十二律子聲莫便是清聲否若如所  
言即是北四律不用六十律矣

莆田徐君來說曆如此理會不得今以納旦渠  
旦夕須自去求見但茶自曉不得却爲老兄所  
累被人上門反倒旦夕不免逐旋請教要略理  
會得一大槩規模免被人如此熱謾也

平江磬材聞不難致此見有的便告考定格式  
剪帛作樣一兩日間示及當往屬相識求之但  
觸其竅之說須依公指定乃佳不可拘偏說也  
磬式謹領但求觸弦是兩節事必如來論

以兩矩齊等求弦而又以矩之博益一矩之長而觸其弦亦無害於所謂來歷者必若勾短而股長則其一矩爲股者今雖未長而終必長其曰股者蓋即今之短而以其終之長命之也又如兩端相望然後爲弦則來喻固兩端相望而其說亦未嘗不兩端相望也但季通欲裁股博之下以觸弦而某則裁其上爲小異耳然亦未嘗不合也但如其說則簡而通如來喻則煩而窒多所遷就而後合耳

樂書已就否因便奉寄示近讀長編說魏漢津

劉炳作大晟樂云依太史公黃鐘八寸七分之管作正聲之律依班固黃鐘九寸之管作中聲之律王聲於十二月初氣奏之中聲即於中聲奏之故有片四氣鐘之說初看甚駭其說細看乃知是讀著錯字史記又破句讀了試檢律書一觀可發一笑也一代制作乃如此令人惋歎可早就此書亦不是小事也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儘教它是魯史舊文聖人筆

削又干我何事耶易說俟取得即納去然亦政  
自非急務也

極星出地之度相君云福州只北四度不知何  
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臺却只  
差八度也子半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闕  
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雅鄭二書皆欲得之律  
管并望携至不知何時得來

郭公易書全無論理若兵書曆書亦只如此即  
無可觀但恐偏有所長耳子直亦是闇中摸索  
不知如何見得好處也史記律數源遠七分爲  
寸之說亦深疑之但自算不得不取堅決去取  
今承來喻推折洞然無復疑論矣古人文字精  
密如此而後人讀之鹵莽如此甚可歎也然不  
能布筭其精細尚未盡曉更容子細別奉扣也  
啓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  
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  
亦當添程說乃明也林侍郎所論太極不知是  
對何人言之來喻似有闕文讀者皆莫曉也  
所喻著數少參多兩之說甚善然所積之數則  
少陰反多於少陽者八不知此意又是如何

須契勘恐不堪駁雜也此近得林潭州易說其可笑書多重滯不可寄去無事可一來觀之也律書本子却幸寄示樂書如何若能入山可一并帶章本及俗樂文字來得以面究其說幸其律管樂書已領更容細看續奉扣也方分竟如何若果如此即空徑三分之說遂不可用矣以琴爲準果可定否恐絲聲緩急亦隨律高下則不容其自相和耳前日因書亦略扣湯簿尚未得報只恐渠亦未必理會到此耳律呂書舊本莫只在否便中亦望示及開通錢小大自不等

不知用何者爲正耶

廟議亦不盡記若士大夫以下自有定制但今廟不成廟即且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下亦未爲僭也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著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本亦幸語及也

儀象法要一冊納上但歸來方得細看其運轉之機全在河車而河車湏入乃轉恐未盡古法

試者之如何也

者疑當得者

監難之極誠如所喻今日事無不如此求學道  
愛人之君子殆未之見斯人之不幸可勝嘆哉  
某自<sub>一</sub>溪入長澗由楊村以出所過不堪舉目  
有小許<sub>一</sub>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陰  
若知赤子元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區區於此  
深有所不能自已者然出位犯分之愧蓋不勝  
言矣

某數日整頓得四書頗就緒皆為集注其餘議  
論別為或問一篇諸家說已見精義者皆刪去  
但中<sub>一</sub>稍更作集畧一篇以其集解太繁故耳

初欲專人<sub>一</sub>今但付三八節中多事更不別奉問  
也來歲之計如何若作書社亦宜早有定論小  
僧<sub>一</sub>素蒙印可當遣前受業茸淵源錄未成文字  
劉子澄又錄得數事來云注書處似此文字甚  
多俟寄去足成乃可傳毋枉費筆札也大學本  
敬付來人看畢早寄及論語方有六篇亦未成  
次第未可寄也

叔<sub>一</sub>前夕方行嘗勸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亦  
能存其心是<sub>一</sub>謂敬而<sub>一</sub>以為惟敬所以能寄

其心論此兩日竟未能合觀其主意又似老子  
所論克己之曰一般以此見議論易差若不實  
下日用工夫勤加防檢殆無以驗其是非也諸  
友相聚作何功夫一日之間須着一兩時及作  
科舉寸內工夫為佳

邑中之禍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它兩日  
後下論之耳所喻截米適有已為言之未知  
復如何但恐藉此以賑救災之民則不當奪之  
府中亦有災亦可就撥也語錄已領餘未暇尋  
且此數編玩而釋之自有餘味貪多務得恐却  
非所宜也龜山所論諸疑皆中其病大槩亦只  
是此一格次第當時見得都不曾透徹耳然二  
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如明  
道論釋氏下學之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  
盡心知性語亦不完也道義固一事然體用之  
殊亦不可不辨但云義即是道恐未可也又性  
固無不善其所以有不善有過有不及却從氣  
稟中來只如所論亦未子細造次顛沛必於是  
乃知仁而用力焉之等若知之未明則所謂是  
者恐亦未端的此亦須更察之日用之間卓然

實見仁體可也。觀過當以觀字為重。蓋觀處用力則天理人欲賓主分明而仁體在我者益昭著矣。若但知之而已則恐未必端的實見也。聖賢指人求仁之方多是於下學處指示。蓋用力於此而自得之則安然便為已得。非若今人懸揣暗料窺見彷彿便以為得也。愚見如此。重蒙下問不敢隱其固陋。敢率易言之。以求反覆如其未當更得痛為鐫磨。復以下喻誠孤陋莫大之幸。不爾則自此不復敢致其愚矣。聞又從平甫借語錄此殊非所宜。汲汲况溫陵已下手刊刻。不數月當成。昨日已寄得十餘板樣來矣。冊不甚大。便於賚挈。真學者之幸也。俟其寄來首當奉去。然文字之外要當有用心處。乃為究竟耳。

觀過終無定論。如所喻亦未安。愚意却欲只用古說和靖推說伊川之意。甚分明。蓋諸說皆有病。惟是此說獨不費力。但義差緩耳。聖人之言自有如此處。更以上文苟至於仁矣無惡也。及表記仁者之過。易辭也者。反復證之。則其理亦甚精。晦叔所說比欽夫差直截。但終是迫切不

類聖人語意耳

伯諫相見所談何事其精進固可尚而賢者之  
自咎亦不為過前此相聚兩日固疑近日多事  
心志不一浮躁之習又復發見此亦不可不速  
掃除也太極說近看儘有未精密處已畧刊正  
其大者如乾男坤女當為氣化之人物不知曾有人如  
此說其下化生萬物乃為形化者耳又主義是  
指正與義而言蓋此是不易之定理大學所謂  
至善是也

子直欲且留此為踰月之計俟其復來今欲煩

八分文公集卷二

八十四

藏用月初下來就此寫却一兩卷孟子更得一  
朋友同來先佳不煩俟其下只開具便可來諸  
事知已子細此子直薪米之屬亦已一一措置矣此  
兩日亦只因孟子理會得一兩條義理頗分明如  
盡心之說舊來不曾下語覺得諸說無綱領如  
知言所發明又別是人意思試檢會一觀即見  
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所以求盡其心試更求之便  
也心也孔子從心所欲心不盡其心試更求之便  
見喻為幸東山一章全類詩之比興蓋言聖  
人之道人人字恐當作大而無窮進之當有漸耳熟味  
之可見可欲之善誠如所喻但行法俟命一章前



日章草言之不能無失更爲參酌見告幸幸文中子論聖人憂疑處又作一論題不知合如何立語只云聖人憂疑如何不知可否若可作即令諸生試爲之也伯崇之唯以說到官之初儘爲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種躬親若此不倦真副朋友之望也

廣之到彼有何議論叔京又字曾論著其得失否此人回可示及也觀過說依舊未安蓋此二字與中庸致曲文一同致曲者非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觀過者非觀夫過乃因過而觀理耳前日之說尋當改定却得寄去

史記武夷集內上但史印舊點多悞不可憑耳大學想不輟看誠意兩字竟尋舊稟不見別補去如此可令兒輩剪去西字別寫此入其間明道說人須自知自慊之道止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地之心恐或舊本不載今可檢寫入因補此兩段覺得舊說儘有合整頓處又是一番功夫耳蓋說更煩爲甚動辭意或小有未安一字不遺乃所幸願自覺其意差拙終不快也答擇之書是觀過說如去幸爲訂之始終條理

居敬行簡之說則得之矣昨答書中亦有此語  
一段今不復錄去也但所論小人共事之義則  
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時處世無必待望至  
聖人然後有爲之理又不可強其力之所不足  
挾私任智而僥倖於有以竊意惟循常守正爲  
可以無悔顧其間屈伸變化則自有斟酌不可  
至於已甚耳易中論此等處當無所不盡更煩  
考之經傳令兒輩抄出六日共詳之爲佳得叔  
京書所論如此內去一蠅或能爲反復之尤幸  
通書西銘各一本上內又一角致兼善處數日

爲深思講究不精之弊恐是未能勇革世俗之  
學有以陷溺其心而然不及別書幸爲致此意  
也不得於言如某之說則此其強勇迫切氣象  
正如釋氏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之意如季通所論則於不切心處取義殊緩兼  
文理亦自不通須作不字一說得行耳

所謂一劔兩段者改過之固當如此然改過  
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涵然後真可以修慝  
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恥  
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禮亦

可驗也自今以往設使百能一劍兩斷亦不  
以此而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  
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  
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  
自爲義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  
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  
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齊戒而神明其德  
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  
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  
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  
有定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  
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  
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盡耳前所謂易  
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

綱目凡例脩立略定極有條理意義矣俟到此  
更商榷之但脩書功緒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  
兩月無事則可以小成矣

九章之目與周禮注不同盈胸恐是羸不足勾  
股恐是旁要幸更考之見喻也小學冊子向時

携去今告早附來添注此數項便可上納  
家也子澄哥得邳州木來今往一本并唐鑑  
喻道上編懸文字亦早示及前日因看孟子  
說覺得金聲玉振一義舊說未安即已改定其  
說於樂之節頗有發明未暇寫去也大抵八音  
金石爲衆音之綱領絲竹匏土包括於中而革  
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律故居最後而但爲  
衆樂之節不知古人已作如此看否耶又前日  
說宮懸用十二律 懸用七律判懸以下無罇  
鐘特磬之說不知與古法合否幸并考之也

示喻創艾之意甚善但密切常存戒懼之意不  
必如此發作却易得歇滅舊病依然只在也詩  
傳不曾修近看論語却儘有合改處候脩畢試  
整頓詩說看如何但精力短甚畏開卷也  
前書所云甚恨忠告之晚常時鄙笑莊周爲惡  
無近刑之說自今觀之亦自不易也月末專望  
枉顧餘得面言

所喻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於  
存心處事上痛自省察矯革也其求去未獲然  
賤迹終不能安度更不報即以罪譴逐矣此間

詞新近日却絕少漸可讀書但立卿既歸復之  
又病數日羸甚無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筆此  
事未知終竟如何萬一不就恐爲千載之恨也  
季通可早來或未歸得共究此業或已束裝亦  
得道間相伴遊山玩水也希聖要來甚善有朋  
友性靜向學能思索檢討者携一二人來尤佳  
其不能此者無益徒累人也

樂說已領尚未有深解處且向和乃乘其雅樂  
說後便幸示及聞有安定鹿鳴譜亦望錄寄偶  
得新都八陳石刻本納呈看畢却告附還其說  
與薛士龍者同異如何并告喻及需通鑑方此  
修改未定舊本太畧不成文字也近覺讀書損  
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爲有功幸試爲之  
當覺其功也

古樂之說尤何意勤及今見之殊勝蜀公之方  
響也但諸說中頗有未甚解處及新書內論古  
錢處前後亦有相抵牾者又不見今是以聲定  
律爲與此月台之意且此皆俟相見而論今日  
寒甚寫字不成也書蒙之呂本以爲謙而反近  
於不遜不知別有何字可改幸更爲思當隱之

說者有所見湏子細寫出逐句逐字商量如何  
見得二下察是隱處湏着力說教分明方見  
著若只如此含糊約度說得不濟事不惟人  
不得自家亦曉不得也且若果如此子細  
便合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至隱之義不  
應却引爲飛魚躍至顯之事而爲言却說翻  
也請更思之前日已嘗疑此後來子細反復逐  
一寫出比較見得說不行此無可疑也只管如  
此疑無了時只費頃刻功夫寫出了到寫不行  
處便釋然矣

昨日見報有因奏對極言太極之罪者累數百  
言大率皆攻鄙說其說甚猷可笑不知何人所  
發也竊恐流布諸書亦不甚便更思之如何  
二變之說甚荷見教比因修禮編得鍾律一篇  
頗簡約可觀大抵盡用本原之書旦夕當奉呈  
也糴米事適聞趙簿來問不知爲請此錢分付  
晦伯兄弟如何幸度其可否速見喻當以囑趙  
及元善作書也但吾輩時運不好不可自犯脚  
手然又不可不爲鄉里計也  
平江人欲遣行磬式幸我定示及黃鍾一均六

律各隨大小畫樣以所定古尺爲準各餘半寸  
以上以脩鑿錯乃佳仍告早示下也前日所說  
磨崖刻河洛先天諸圖適見甘君說閣阜山中  
新營精舍處有石如削似可鐫刻亦告以一本  
付之先天須刻卦印印之乃佳但篆隸碑子字  
畫皆不滿人意未有可寫之人爲撓耳令伯謨  
篆如何

三圖須作篆乃有古意便當遣人造伯謨處也  
但磬式股鼓俱大似是誤筆今別考禮注畫黃  
鍾一枚去幸細考之若合如此即別爲作六枚

併此付來也其厚亦有等差耶或但長短不同  
而博厚如一也并告依此界一側面使有定論  
老兄平時於此極精密不知何故今此殊草草  
也龜兆之說未曉所謂不知當近界弦處耶當  
遠之也又不知界弦是龜中直紋耶是四外邊  
界也幸更批喻

磬式已定但恐石璞不必太大四邊只各留半  
寸許可也博厚之制前書誤謂諸律一律後更  
細讀始知其繆耳參同寫得一本補分調律其  
了納去更煩一看便可刊刻矣藍家博界不

消息築者停手以待幸早寄信去得遣一親信  
人來乃佳不然即且依界築矣切望留念省到  
至今不到昨夕忽夢得餘干想今日必到也到  
孫在鋪下切煩三哥護督之不可待以朋友之  
禮也切祝切祝南遊去住當已有決計矣

公濟山頭日用功夫之間見季通未有端的應  
答彼說雖偏然吾輩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鹵  
莽幾何其不為不如穉穉之五穀耶兩日欲奉  
扣因循不暇亦苦疲憊無好意思遂不能及今  
請試加省察果以何地為進德之基也歸來又  
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  
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當不敢不以告  
也

某衰晚強顏力不勝事今又有經界之役此實  
一郡利病所繫不淺義不當辭已上奏懇請今  
更欲得晦伯一來相助不知渠肯來否已有書  
與之更告為勉其行并為遊說老丈得不挽留  
之千萬之幸也向所懇者曾為留意否今偶遣  
人送劉婚歸有一二十人昨承老兄有意見訪  
莫若就此同晦伯同途尤便過此則州郡遣人



又費力矣春秋之說當俟面請或未成行千萬  
便錄大槩見示爲幸

所喻希真事已語劉戎矣倘欲出縣匆匆奉報  
別有一二事令楚專人奉扣幸聖喻中庸闕板  
并望早示及聞前日談天甚快恨不參聽其旁  
耳

三日來發熱昏冒不識何證藥物雜進殊未見  
效良以爲挽所喻朝聞夕死之意不勝歎服然  
老人之學要當有要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  
費隱之說非不欲剖析言之但終覺費力強說  
不行不免且仍舊耳二書修改處想已了幸早  
寄及

項平父劉公度同日遭章必是理會道學公  
事項罷新任劉補外也

聞到黃蘗想遍遊一帶名山多得勝槩然遂欲  
盡發天地之藏則癰痔果麻之不能無憾於見  
傷因便寓此敬問還期

諸書已領到子又略修改說得稍平人亦多說  
恐有此嫌鄙意獨謂此乃實情無可疑者事定  
乃知其不誤也

某杜門如昨無足言請祠人未歸若得如此占  
幸甚但恐消詳未盡耳三聖必不我欺也聞休  
又請對乞與論者廷辨且改橫渠甚急上皆不  
須慚沮而退未知竟如何

某所遣詣祠人竟未歸不審何說利往之亨竊  
恐未可必也又爲部中送磨勘告來今日又不  
免遣人辭之此又是別一頭項費分踈然亦無  
甚利害也別帑所示詞雖迂緩而意實誠忤却  
恐未便所與元善書則今早所遣人方行須後  
便方得附去某書中只如初語萬一不及救止

則此亦無甚利害與某事體自不同不必過疑  
也儀象法要昨因子莊過此再看向來不相接  
處今已得之元來文字只要熟看本義已略具  
備覺取象之說不明不甚快人意耳今文之誤  
先儒舊說可證驗處甚多所欲改更皆非今日  
之臆說也俟月末携去看恐人多看不得耳因  
其人還附此不知便得達否

方才仲文字正尋不見疑智夫借去乃在書府  
幸甚因便示及也渠深爲壽皇所知自今觀  
之不爲不遇猶復齟齬如此是可歎也

味道歸來說曆書就篇伏惟謹慶恨未得親  
藩籬也

律圖想甚可觀然其聲湏細考之令有定論乃  
佳切在處心平氣不可有毫髮偏滯之私也  
病之復作次第亦是出謁太早所致前日因嘗  
奉告且勿出入不惟可養疾亦且避得招呼之  
煩今湏且切守此戒也此外只得寬以處之平  
日學問正要此等處得力也前書所扣一哥之  
行來喻如此是決不可行矣直卿只可往來相  
伴決不能終歲守諸幼童謙之聞欲赴補又未  
必可挽而行期已迫思之只有鈇山徐子融老  
成有守常作小學已往招之又未知其能遠適  
與否耳

辭免文字甚遜然不至全然無骨甚荷憂念也  
元善書旦夕遣人即付去律歷乃千古事數日  
細思伊川上富公書此事亦使人不能忘但今  
日月已迫元善之計亦未必行近日得其書云  
議禮正冗未暇言政恐雖言亦不効蓋覆按使  
還又附前議若果如元善前書之云令人痛心  
但不密効力無可奈何耳直卿前日有人來書

中都不說及通書注荅書亦忘督之若有便往  
可問之太極西銘前日忘記附去今付此人幸  
視至郭頤正編射法及馮侯者可并刊行恐力  
不足即因見夢傳爲言在渠爲之不難亦是適  
用文字殊勝時文也

徐貞父兄弟又遣人來奉邀計須歸來方得赴  
其約然自此亦當重然諾庶得安居爲著書養  
性之計只管如此衝寒冒熱東西游走似非老  
大所宜尤非所以學安樂祖師之所行也

適見小報元善已得浙西提舉計是見闕就

彼便赴上矣曆事當且悠悠然及此成書以  
俟來者亦非細事也但疑其不可就者非特  
趙君一祛此惑亦快事耳它日過此略帶草  
本來及新製律管及書俱來爲佳俗樂文字  
亦欲就借

鴻羽可用爲儀不知如何解元儒所謂進退可  
法者不知本文有此意否耶若如鄙意所釋則  
不如曳尾於泥中也

眩運之疾若得靜以養之自當安定今乃洒汨  
應接如此何由可已如其目疾亦是如此今乃

終日寫書不得一舉首勢必雙鬢而後已耳集  
注事前日已失究治今當為料理可便作一狀  
來送邑中行遣也來春欲一到精舍或能俱行  
即同往觀尤佳然須有所託以為詞乃為便也  
啓家中欲改數處今箴出奉呈幸更審之可改  
即改為佳免令舊本流布太廣也但恐不好看  
亦無奈何耳

費隱儘有說但日間稍得閑坐又貪溫卷工  
夫不暇安排文義耳

廟記已領極荷指誨初欲詳記其本末守禦計

文下公事卷之二

二十七

六

謀後覺字數太多稍稍

此然已覺

繁冗矣却是台人得說

節費却言

語也其守城錄台

流傳今但如

此提起有眼目者自應

報狀岳麓圖已

附去矣

前日所扣竟當如何幸早見教以解煩惑幸甚  
幸甚諸事却未聞焚滅之命中庸必已了矣早  
得數本為惠幸甚幸甚

得復之書如此亟以奉呈恐欲預有所處也然  
不必匆匆但當有以行之耳葉正則遭論鐫兩

秩罷去

書抄

章中已見及名次甚高與履之

所云相表裏勢只旬月間須有處分又聞前日寒泉會哭已有告言路者周元興開之城下吳生赴省歸者云然當非妄傳亦可略語韜仲也昨日亦嘗上狀不知何故未達今早又以中庸集略附劉醫乃昨日遺書時所遺也今想皆已到矣雨勢如此豈登山之時乎需藥遣去然恐不若安樂師翁所云病前自防也專門之誚正卞公所謂執鄙吝者非壺而誰然今日聞公試之日諸生簾前一語尤可絕倒它日當自聞之也

也近報十五日

車駕已與

中宮同詣重華

終日乃歸軍民相慶恐欲知也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耶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憤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為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

其病軀粗健但自春夏來一向闕雨五月以前祈禱猶有應農功已粗可觀而六月半後遂不復雨間得數里間一兩刻沾洒殊不周足今早

乘損及八九晚田亦未可知初欲此月丐祠而  
事勢如此如何敢求去只得盡力採荒耳揭籛  
又以憂去新官未到今只有星子老令相與同  
憂更無分毫好况也然諸司已有不相容者旦  
夕或以劾去不可知但自不敢求耳

二書并碑却告因便示及索詩當時做得數語  
後來多事今已忘之矣白鹿春卿必能言曲折  
田已撥得些小然亦非久計要之此等興廢有  
時若無人主張讀書即有田亦無益耳諸刻今  
附去一角雲谷大隱兩處如何得馬道士書云

已開堂基招得一道人在彼計須量與口食告  
就雲谷支也

細看啓蒙已不必改只如前日所說改定一句  
足矣通書樂上章萬物咸若下添解三綱名件  
想已有矣又欲於齊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  
寥耳刑章十二當作十一以象再闕欲添五歲  
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初左三也揲右四也  
劫右五也只作注字亦得

易圖甚精但發例中恐不能盡述當畧提破而  
藉圖以傳耳陳法大畧亦可見當如近日所說

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樂圖煩更問子木此只有十二樣而調名之多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

因山之月已迫而未有定議有

詔集議尋復

中輟昨日不免入狀議之未知如何也大學後來道中又改齊家治國章兩處不知曾為刊否前日所論非欲求容正為當靈者不靈恐造物者亦將無以為造物耳然此事如此似已多時戰國只孟子是理會得底餘人如醉如夢也

北方之傳果爾趙已罷去蓋新用李兼濟為諫

文獻卷之三

三十一

十一

官一章便行未知誰代其任此可深慮其辭免未允而趙已見諸令復如此更當費力耳相知者且如此況新來者情意不通未必以為事也其昨日冒雨登龍湖幸無它但路滑狼狽耳書堂高敞遠勝雲谷武夷亦多容得人他時儘可相聚也

求放之說其妙無窮須實用功乃見之耳

養三來辱書乃聞閣中之疾未已未能此來殊以依恹其此無它但為通監課程所迫無復優游潛玩之功甚思講論耳已看到後漢章帝處



只三四日當畢向後功夫却不多矣不免且那功夫了却易說未能審思不知能中理否

南軒已過上饒得書書中一帙上呈幸為訂之并昨所說嘗論者者携以見示幸甚幸甚遺文上納二錄已領昨伯崇借遺書三冊寄還乃不知分付何人至今根究未得極以為撓蓋此本最精比老兄本後來又正了數字也

伯諫書中說託料理孟子集解今納去舊本兩冊更拾遺外書記善錄龜山上蔡錄游氏妙旨庭聞藻錄五臣解水滸各自抄出每段空一

行未要寫經文且以細書起止寫之俟畢集却剪下粘聚也每章只作一段章內諸說只依次序列之不必重出經文矣兩匠在此略刊得數行矣字畫頗可觀未可印未得寄去也但此間獨力深恐校讎不精為後日之累耳向來見它人刊書重於改補今乃知其非所樂大抵非身處之則利害不及而心乃公耳

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話也金聲玉振之說皆未盡數日客冗

撥忙次得數語如此今以上呈可否俟報其來  
晚定歸亦帶過呈伯諫也孟子解看得兩篇改  
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  
大家商量爲佳倉司程書已了有本在此俟來  
日觀之也濟之同且在天然果如何耶

律說幸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非  
面莫扣爲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  
到即賀客滿坐說話不成不如只來山間却無  
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歷法恐亦只可略  
說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  
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大學等已令進之料  
理矣

朱文公集卷之二

十一

十一

或入大源告爲致問公濟既平心和氣以觀義  
理之所在則不患無鄰矣草絕交之書似於禪  
學亦未得力也觀過之說竟未安嘗思之矣

禮記納去歸來未暇子細再看恐可抄出逐段  
空行剪開以類相從蓋所取之類不一故也四

十九篇昨來分成七類

曲禮冠義王制禮運  
大學經解喪大記試

用推排喻及以參得失如何大學亦脩成一書  
適詳略之中細看舊本乃大有不滿意處又當

脩改也

欲買淳熙編類一本煩爲問不知直幾何便批報當遣人賣錢去取臨老旋學做官甚可笑也或有可取處得便令此人取帶歸却納錢去還之尤便耳

鴻羽爲信恐只是可爲旌旄之屬無進退以禮之意也如何若然則誠不如曳尾泥也矣中庸首章更欲改數處第二版恐須換却第二版却只刊補亦可然想亦只是此處如此後來未必皆然也且催令補了此數版并詩傳示及也來日取得來教却別上狀

中庸所改皆是切要處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已功夫多不得力甚恨其覺之晚也大學亦儘有整頓處亂道誤人可懼可懼

啓蒙前日所改尚欠數字頗覺之否通書注頗佳當携往觀也

東行有日幸早見過爲兩夕之留也北風未聞想止是虛聲或其境內自擾擾耳

所議可善處之每至過甚爲佳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數日相聚頗覺兼善有怠緩駁雜之病而季  
通責善傷於急迫又雜以嘲玩似非以文會  
友之道臨行匆匆志說願各矯所偏以副所  
望幸甚幸甚

子仁留此數日稍款已勸令不如且讀書理會  
義理無爲苦用力於文字間也

太極說脩定削去後語只作一統論意似亦  
無不盡也西銘說在後煩爲細看推過見喻  
伯諫書所說功夫甚善但所以見推者過當使  
人慚忤不知所措耳時學波蕩至此雖細故亦

朱子全集卷之三

廿四

葉

可驚歎奈何奈何克已贊所疑不知云何因便  
見示

自覺浸有寬平氣象甚善甚善涵泳不已意味  
當益深長耳二友講論不廢然未值大節目也  
盡心說錄呈并呈兼善參詳有未却以見喻且  
勿令齊中諸生傳寫也前日所寄諸說有便并  
望反復

公濟伯諫得書否某歸途過伯諫見收公濟  
書大段手忙脚亂也大學誠意之說以再觀  
之果如所論想它書似此處多須一一整頓

也

通鑑節只名綱目取舉一綱衆目張之義條  
例亦已定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爲正統乃得  
心安耳

適已奉狀尋大學章句詳本不見不知在書府  
否如在告帶來參同契并携來看也

有歸藏否有即借來校此間所藏者似恐  
只是偽書也

前日匆匆忘記面扣大予樂是後漢樂各本史  
志必有之王朴之云亦是以一爲正以一爲變  
但當時未知變律之說故以其半爲清耳要之  
終不是也來書且留篋中以俟面質

日邊人尚未還未知行止之決所示卦象恐當  
以復卦爲主則揚庭乎號更不着矣有攸往夙  
占而今不可以夙則有復而巳恐終當用此占  
也

祠堂記及韜仲書付去人更一書與劉公度託  
渠寫彼中相去不遠也克已課程只是語錄中  
說常有簿子記言動之得失者是也惺惺語亦  
是其持敬法耳

季通無事更能一來否游誠之得書方自武昌  
越長沙矣分韻詩當時做不成今已忘記若能  
再來當爲補亡也

法器都未見都昌一二士人好資質然亦無  
意於此蓋是蕭果卿親戚念得蘇文熟了壞  
了見識也可惜可惜都昌黃氏向來見喻減  
價糶米人甚賴之今出穀萬斛賑糶已牒請  
與縣官同措置採郵矣

旋運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萬一當如  
牛刀割雞也至之兩日在此察其意必不校此  
當更委曲曉之耳

李將若得此人之力真是笑啼俱不敢矣可付  
一笑也厝議必有所付但今思之不得其說又  
當自出也宿逋令墊具稟甚愧遲緩幸更少寬  
也

建陽事竟如何緩急之間切宜善處爲佳耳某  
前月晦日已交郡事以常情論之亦不至甚費  
料理但畏晚自不當出又閑散之久不能堪此  
煩碎又不能似衆人恣漫不省事初到甚覺勞  
弊此兩日方少紓更看旬日又如何也大抵是

不可久住夏末湏力詣而歸耳昨日至學中爲  
諸生說大學自此二七日即到見謀作濂溪  
祠堂廬山有陶淵明劉凝之遺迹亦漸次表章  
之比罷歸日湏皆可畢事也但恐迂繆伉拙時  
論不見容即又未知如何耳山水之勝日所未  
覩整歸必能略言之意欲老兄一來又不能辦  
人去取已屬平父恐可借僕馬一來甚簡便也  
一出又半月臨出城值石宰與順之擇之更一  
二朋友來遂留北巖兩日同途至建陽而別匆  
匆急欲歸奉祀事故不及遣人相報然數日相

聚亦苦人多不得子細講論未覺有深益也寒  
泉拜掃湏在後月五六後事畢即上廬山遣人  
相報幸爲一來前嘗有書與小僧說令奉白及  
此春雨種植少竹木亦道欲遊之意胡爲乃不  
達此意耶更有一小詩謾錄呈山頭亦有功役  
可及吾人在彼指撥了之爲佳小僧稍知向前  
否更望提耳痛教告之也作文之病時偶論及  
此耳欲稍加潤飾亦不難但亦使急性不得恐  
愈草率耳

橫渠集告付下整州用川本刊成欲寄此令

補所無也僧兒云伯恭說所選之文取其備  
衆體或疏通或典重或寬或緊或反復曲折  
耳

陳法錙精而旗鼓如此得無有誤三軍耳目耶  
甚可笑也或問寫本已檢得令納上告令寫訖  
便附下恐又有差互要此作底也

到三山見膚仲煩致意所囑文字昨在五夫已  
爲具草歸來一向擾擾又緣卜葬未定心緒紛  
亂不暇整頓幸且體悉向後若得功夫即爲改  
定寄去不然不須等候送終是太事此是浮文

自古未聞有無銘而不葬者切不須等候也見  
趙南紀亦煩致意

所喻謹悉恨未得登山以觀激滌深碧之地它  
非所及也太極文字儲宰云已錄寄并其書及  
中庸或問下冊小簡皆往何爲今尚未到一哥  
所寄集略便令對讀旦夕納去不及別作答也  
封牌所喻得之但不見三書之意不知改之爲  
三如何留疏僞學以上下文考之正謂永嘉耳  
中庸章句比略脩定不知可旋開否如欲之煩  
二哥帶寫白人來



詩傳中欲改數行乃馬莊父來說當特看得不  
子細只見一字不同便爲此說今詳看乃知誤  
也幸付匠者正之便中印一帛來中庸必已了  
矣

後山米事若爲鄉里之計實爲利便但爲身謀  
則吾人今日是何等時節運氣而可爲此耶若  
必欲爲之亦須先踏逐得能負荷得底人一以  
付之而吾無預焉乃爲庶幾不然則徒使咕咕  
者得動其喙區區相愛之深不敢以此奉贄也  
示喻筮法如此甚平正簡便不知何故本法却

朱文公統集卷二

北九

葉

不如此恐別有意指也試更推之如何

恐在老  
者陽多

陰少則然爲陽者少在少者陰多陽少則定爲  
陽者亦少乃陽貴陰賤吉少凶多之意不知如  
何小學誤字再納去數帛封面只作武夷精舍

小學之書可也

旋暈之疾正當靜養所需儀禮殊非急務且其  
本只兩卷餘是先人點其後乃某續點比更欲  
詳考則已憚其字小而不取讀矣恐亦不能無  
誤不足傳後也今恐當作今惜起書作指細民艱食焦熬奈何氣象不佳  
今人不知惜身之所不謂事勢急迫至此也  
王朴不知變律之法而自中呂再生黃鍾則固

不得不爲黃鐘之半以爲情聲矣但今變半等律亦生於極其本則十三弦者皆黃鐘耳薛宣等事取其一切果斷爲賢於今之謬政耳豈以其爲可法哉

情思管作清

某見治再祠之疏未能得了更三五日方得遣人此請度必可遂憂世之心報主之願雖不敢忘然綿力薄材了得甚事不如且跽伏過此殘生也

印書之舉不謂末流之弊一至於此但當速去無可疑者必不可轉則直捐之耳平生無所不捨而眷眷於此耶要之范六文真聖人也

文公集卷之二

四一

末

章文敦勸之意甚厚得伯恭書亦云爾但冒恩重疊前後相妨如擔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擔不起者自知之耳若辭不得勢須別作出場不可又似前年暗默而冒受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二





